雙池文集

婺源汪雙池先生味道研經學術
醇粹六經皆有著述一以羽翼朱子
爲心曩余官翰林同館董筱槎出眎
先生遺書數種讀而愛之歲丙子采
風鄂渚嘗校刊讀近思錄讀困知記

儒先賸語三帙呂錢嚮往道先壬辰

秋奉

命來視皖學既試二郡一州以封篆

暨返姑孰郡學訓導張君持洪中

翰梅坪書并先生文集來索序自

慚謭陋何能序先生之書顧念數
年來愛慕之忱方以未能遍讀為
憾茲者幸蒞先生之鄉溯其流
風餘韻思謁炳燭之明欽膺鑽仰益
風厲學官弟子咸恭桑梓共尊所

閔由先生之書而大闡崇陽宗風
勉為躬行實踐之儒庶幾無墜洙
泗之教藉以稽塞使者訓士之責與
區區之志也先生之文闡示窔奧洞見本
原指事類情無非攄發胷中所蘊

惟其根於道者深故其言皆歸於
大中至正而無流弊程子有言孟
言勿更無法者惑有治者獄先生
之文殆無愧矣先生嘗言讀書莫
大於默會之心而實見之事不求

勝人極求自勝不務爲新奇可

喜之說而求以自信其心嘗論三

禮曰禮非誦說之謂起而行之

以布之爲經脩之爲法之書也學者

當求先王制作之心而實措之動

復又謂儀禮爲實見於日用而禮記中時有精蘊尤宜有以默識於心又嘗自謂朱子而後五百餘歲微言雖絕大義未乖學者能篤信朱子升堂入室默契其心而發揮至

蘊者其竊有志焉廖先生信
能以朱子之心行朱子之言朱
子之言而為朱子之功臣者矣中
翰秉承庭訓以表章先喆為己任
既刊四書詮義復臣文集繼之從

與皖江人士潛心體玩激發奮興知六經四書非買利梯榮之具也而反求之于心爲詞章考據非窮理盡性之學也而實基之謝屏絕去俗儒務名取寵之私而競之求

言於聖賢為己之指正人心而端
學術其必有此好善敬書數語
用誌同志道光癸巳春王月檇李
後學沈維鐈并書

清故婺源縣學生汪先生墓表 并銘

日講起居注官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提

督安徽等處學政大興朱筠撰　　歙縣學禀

膳生閔道隆書并篆額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

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

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

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徽其書盡讀之而善會

有求書之

詔卹具以

聞旋檄府建主附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旣癸巳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十餘帙來獻且言曰元遴之師紱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可享沒嗣斬焉善人將懼元遴敢奔告待命於下執事鈞發書卒讀其書於江先生將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似江先生無不及也於時博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輒以八月二十日迎主入

書院補祀諸儒之文是日錡躬莅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陰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遴復言曰先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冢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刻石表諸墓道尚識來者錡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歙閔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敍字燦人小字重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尚書謚清簡會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江孺人自淸簡公後再世業中

落父以貧窶出遊久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
初能言母江即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
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冠母病臥
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
母沒斂畢聞父淹滯江寧先生走爲父泣勸之
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壁已屬人若持吾
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食乃泣而歸比
歸益毋以自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
設官置署所在百工食焉先生畫碗傭其間然
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傭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

寫其哀則交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踰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永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襆被鶉衣蓬藋而行行嶺澥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廟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為子師執禮甚恭先生課詩書閒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為弟子後用藝得官以去者有之既陳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城浦城為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薰德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於

江寧卽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盡燒之資斂彊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書下逮樂律天文地輿陣法術數無不究暢卓然可傳於後所著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六經或問六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

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
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
儒先晤語一卷琴譜一卷皆銙及見者又有易
經詮義十五卷山海經存九卷理學逢源十二
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困知記
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集略探源九卷戊笈
談兵若干卷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文
集六卷詩集六卷先生且卒顧書而嘆曰著書
如此而不傳乎元遴謹收錄而藏之於家至是
乃獻嗚呼先生非元遴則書亦不傳也先生生

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子弟年五十餘諸兄弟強之試受知於故禮部侍郎筠座師諱嵩壽公持其卷歎曰是當焚香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於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及於摹印閒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山其人安在家貧歲饑無米而豆屑炊之作食未嘗告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我我可受耶遘疫作囈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接人以

和逮臧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於江客閩久不相聞江之兄嫂欲改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二十八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江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駴曰豈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語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三十餘年未嘗聞一怒言見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

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
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沒三日毀卒一孫先三
月殤思謙妻詹刲股肉以療舅竟不能起思謙
又卒嘆曰天道如此耶其臘竟自經以殉先生
從孫文藻乃與門人詹大山增余熊照等共議
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
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於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
得喪間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
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

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
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焉而五世斬以殄
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配食文公兮春秋祀
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詁兮經之光刻石
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乾隆三十有八年癸巳秋九月　　日　立石

雙池文集目錄

婺源汪　紱著

卷之二
論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書　柬

卷之五

序

序

卷之八

傳

卷之九

雜著

箴銘

書尺銘

琴銘

劍銘

篤學箴

力行箴

弱箴

强箴

儉箴

贊

關壯繆侯贊

跋

卷之十

賦

黃山雲海賦

黃海奇松賦

雙池文集卷之一

經解

婺源汪紱稿

坤卦彖辭解

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聖人各抒所自得之理原不必强同之而實無不同者故文王之繫坤曰元亨者蓋以坤體純而不雜順而不逆有大亨之道而人有能體坤之德者則當得大亨也曰利牝馬之貞者蓋以坤爲地道順以承天有至健者存人苟徒爲陰柔委靡之爲則失其所爲地道之正亦當以健而順順者行之乃得

大亨故曰利牝馬之正也曰先迷後得主利者蓋以陰道不當爲物先而主於利物故占得之者先則必迷後可有得而主利也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蓋以西南坤位而平易東北艮位而險阻平易則得衆而險阻則失衆故借言之又以西南陰長之方東北陽長之方又坤有衆象也曰安貞吉者人能安於守正則所謂牝馬之貞陰之吉占也要之坤道一順盡之矣而孔子之作彖傳則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地道明坤義則以資生順承者坤之始也含宏光大者坤之通也至柔而動剛至

靜而德方者坤之利也坤之牝馬之貞也孔子自以坤爲地道與文王之意固並行而不悖耳後儒泥於一義而以孔子之意爲文王之意故必析元亨利貞爲四而不欲作大亨之訓抑知四德之分惟乾坤可用他若屯若隨若臨若无妄若革俱難強通雖穆姜引四德釋隨然於卦德卦體卦象均無取也蓋四德惟乾坤可言孔子於屯於隨俱曰大亨貞於臨於无妄於革俱曰大亨以正是孔子亦未嘗不用大亨之解何必於乾坤之彖傳而泥之至若以後得主絕句者亦以文言傳有後得主

而有常之文然彖傳只言後順得常可見文言傳實於主字之下脫一利字彖傳於西南得朋之上亦未嘗有利字也又以東北喪朋爲一於從陽故有慶則西南得朋爲比於陰類更不當云利西南矣此孰是孰非本義爲不可易也夫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說

甲始也於蠱之彖言始者前事已壞而始圖之也庚更也於巽之九五爻言庚者其事未善而更改之也二卦皆巽體巽而止則蠱蠱極復治巽之又巽者亦不可不更然不止曰甲曰庚而必曰先甲

後甲先庚後庚者不振作豫圖於事之先無以善
其始也不詳審深計其事之終無以垂永久也必
合始終先後而熟圖之而乃以與事功易號令此
討謨定命遠猶辰告之道聖人之深戒也先後而
俱曰三日者則如本義所云將壞者則新之鑒終
而善始也已新者丁寧之慎始而慮終也丁寧於
未更之先慎乃號令也揆度其既更之後使令出
惟行弗惟反也蓋十干名義原各有取甲拆者物
之始生也至丁而萬物詳明矣庚則陰陽變革之
方也辛物成而新也癸者物既成而可揆度也故

文周亦借言之以寓其義猶取象之意所爲肆而隱也不然則直曰蠱者始之悔者更之可也何必託之甲庚也云哉又以卦位協之蠱外體艮後天艮位東北艮以成終成始蠱始巽而終艮終則有始甲亦艮方也物成於西北辛位者至東北而終物盛於南方丁位者自東北而始然艮之所始實則辛之所成而丁之所詳卽艮之所始貞以起元所謂天行也先天之巽位西南陰以承陽代終庚則巽方也陰萌於南方丁位而終於北方癸位陰道之所更變欲其順以承陽丁則承陽以向成癸

則授於陽以終事而悔亡也然一繫於卦一繫於
爻者治蠱主全體言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巽彖主
於二陰爻以立言以順承爲義則非有更事之權
而九五則彖所指利見之大人也周公以九五巽
體之君爲陰所入而一於巽則不能無悔又以其
剛巽乎中正則及時可以有爲故著先庚後庚之
義欲其有所振作也顧更非易言苟非審慎周詳
何可輕變易成法是以言先庚後庚以致其愼也
夫易之爲書不爲典要要之至朱義而飫其醇程
傳於理正矣小處時有滯礙讀易者卽程傳朱義

而極研之引伸而觸類焉餘說自此盡廢若漢儒之納甲及九家易及宋袁樞林栗之學縱時有當焉不足取也

大有上九爻解

盛滿難居之地而大有上九離體處柔離體中虛上九履之中虛信也離陰麗陽上九則以陽麗於陰麗陰順也六五以文明中順成卦之主五陽皆尚之者也然自初及四居五之下者而上九則位尊矣乃退居位外以麗於五彌見尚賢之義矣履信則高而不危思順則滿而不溢又以此信順之

心尚賢則爲能大有而不居吉无不利矣信順尚賢皆天理也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或欲以履信思順主六五卦主言而尚賢爲六五之上上九然則此六五之吉矣象傳何以曰大有上九自天佑也乎

一陰一陽之謂道章解

易之爲書止是一奇一耦之積而往來交互變化無窮垂象立法藏往知來莫非一理之著善體易者得其神不善觀易者泥其數故此章舉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萬物不外於一陰一陽陰陽非道

而一陰一陽則道所爲之主宰氣之流行與道爲體靜極必動氣雖已行而此理渾然不雜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者善而已矣動極復靜受氣各足而理即寓乎其中此天地之所爲各正性命者也道隨在而各具氣因所往而偏是故仁者得乎陽則有見於行而不復求知知者得乎陰則有見於知而不復求行而愚不肖者又日在道中而不知察此其氣之有偏而遂不復嗜乎斯道之全而神妙無方之道鮮矣抑知夫道不離乎陰陽而實不倚於陰陽故陽之生物仁也而道則顯乎仁之中發

見昭著不可揜也陰之成物用也而道則藏於用之內機緘之密不可窺也動靜互根無端無始以鼓吹萬物之出入是皆理氣之自然而非若聖人之有心此盛德大業之所以為至也何所見天地之大業藏用之中萬物皆備是大業所本也何所見天地之盛德顯仁之表發育無疆是盛德之著也惟聖人有見於此故作易以明君子之道使仁者知者知所變化其氣而勿拘於偏而百姓亦與能焉則天地之道即易之道矣何以謂之易即此一陰一陽之交易變易而生生不窮者是乃所謂

易也陰陽相生而有象象之成也純粹至精之理寓焉而不可屈撓是則所謂乾也陽變陰合而呈法法之呈也含宏光大之理寓焉而順成無為是則所謂坤也易之為乾坤亦像此傚此而已耳至若極蓍筴之數而遂知來物之吉凶是所謂占其無私之照之顯於仁者也由是以推行其所化裁而遂能成天下之亹亹是所謂事此成物之功之藏於用者也要而言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書之神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天地之神也蓋道顯諸仁而非滯於有道藏於用

而非泥於無而富有者卽顯仁之基日新者卽藏用之發陰陽無端妙用不測此卽所謂神也若使倚於一偏則亦滯而不化矣烏睹所謂道歟從來解此章者多不知夫子語氣以失朱子之義故另備其說如此至有謂繼之者善善字不以對惡字言者此尤爲謬見

肇十有二州解

禹貢九州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舜肇分十有二州曰幽曰幷曰營據孔疏則幽幷營皆分之冀而蔡傳則以幽幷爲分於冀

營分於青今按冀北爲幷則今宣化雲中之境北被朔漠蓋因恆岳山北以爲州境也冀東爲幽卽今　畿甸之地西起邢趙東放灤平蓋因太行之東以爲州境也禹貢紀冀州別田賦於覃懷衛漳之下而別敘恆衛大陸斯已見分州之兆幽幷自冀分無庸疑矣營則今遼左蹋鴨菉以被朝鮮蓋皆其境其地負山環海自成區域別爲一州固其宜矣但兗青東皆瀕海而青在兗南則州境不與營接而幽冀則陸路可通營分自冀似也又計冀在河東與營隔四千里而遙而榆海之閒通道一

綫既遠且險冀自難於管轄而遼自旅順濼海二三日可抵登萊是以勝國時亦以遼陽行都司隸之山左是則營雖與幽接壤而實不如跨海屬青之便蔡非無見孔疏未是也又九州分合三代不同爾雅九州有幽營無青梁并周禮職方九州有幽并無梁徐營說者謂爾雅爲殷制此不可考但有青則無營有營則無青是亦知青營之併爲一矣夫營自青分則是青州之域跨海爲境而蔡傳於禹貢青州之境又曰東北至海者此葢偶仍孔疏未盡改耳不必疑九峯之未有定見也爾雅職

方皆無梁者考武王牧誓及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梁蓋併入於雍商周所同也徐州地狹境連青兗則周時或併於青或併於兗均未可知大抵傳世既久則戶口有登耗賦稅有增減而州之分合因之河北幽冀爲黃帝堯舜禹之舊都故其人物繁盛及周不改是以周官仍分幽并若古之荆揚今分爲六七省而山左境合三州亦猶是矣然則舜之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殆亦登民數籍戶口因地形勢以分其所不得不分聖人之時也而說者謂其爲厚屏籓衛畿甸是亦以私意窺聖人

非所謂也

康誥酒誥梓材說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篇次誤在金縢大誥微子之命之後而篇首又跳入作新大邑之文故書序遂誤以爲周公之書蔡傳辨之悉矣夫康叔武王母弟而武王受命時年已八十有七則康叔雖次居九亦當六十有餘矣康誥以小子呼之者凡父兄之命卑幼通呼小子至今陝俗猶然不必其年之果幼也篇首惟三月云云所敘皆營洛之事咸勤誥治之文與命孟侯之語文意本不相屬卽使因

營洛成而封康叔亦何必敘及四方和會周公咸勤是首節本屬洛誥原序而脫簡誤在康誥之首無庸疑也說者又謂康叔於武王時雖已受封而其後三監以武庚畔康叔不從周公嘉之故周公旣翦殷監營洛邑乃廣衛以邶鄘之地而因復誥命之此亦不然夫邶鄘之入衛未知其在何時而今考成周之書惟無逸一篇以享年之永言故未及武王餘篇則未有不並言文武者獨康誥三篇未及述武王一語此可見非成周時書矣至篇內所稱如曰乃寡兄勗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

康乂民作求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曰予其殺曰既勤敷菑又皆武王君天下口吻非周公相王口吻也至若監殷之名卽康誥所謂孟侯之義蓋周室大建懿親則魯衛皆新啟大邦而凡夏商舊國附庸小邦皆在其所監者梓材篇所謂王啟監厥亂爲民是矣管蔡霍衛皆封國於殷之畿甸卽皆謂之監殷厥亂爲民原非防武庚庚畔而監之之謂厥後惟管蔡霍與武庚畔因指言三監而衛不與焉其實康叔亦監殷也使康叔非監殷王曷爲告之曰王啟監又曰監罔攸辟哉漢儒不識

而王制因爲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
國三人之說謬也知康叔之亦監殷則知衞之封
不在營洛之後而康誥三篇斷非成周之誥矣顧
管蔡霍衞同監殷畿而獨誥康叔者汝惟小子未
其有若汝封之心武誠以康叔爲賢而致惓惓之
望抑管蔡皆在河南霍在岳陽皆去受都爲遠而
衞在朝歌之東則化於受習爲甚故明德愼罰茲
酒之誥獨尤於康叔責之亟有以夫梓材自今王
惟曰以下則臣告君之言語意深婉說者以爲召
公之誥近之噫武樂聲淫及商商頌僅存其五當

孔子之前而經書已多殘缺失次況經秦火之後
哉儒者不察其詳而反因其失次者以强爲之說
此類多矣

關雎不淫不傷鄭聲淫說

發乎情止乎禮義是謂性情之正情得其正則樂
非妖淫而哀非愁怨孔子聞韶學而不知肉味樂
以忘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顏淵死子哭之慟然
不得議聖人用情之過者正焉故也關雎之詩樂
而琴瑟鐘鼓若猶未足以輸其情哀而寤寐反側
若終不能以慰其隱是亦極哀樂之致矣然以言

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則得之而樂宜其樂也未得而憂宜其憂也憂樂本秉彝好德之眞而皆得其宜故曰正也夫詩以言志而歌永其言聲依之永律以和聲故律之陵順因乎聲聲之和戾因乎詩詩之淑慝生乎志古人審一定和而風雅頌之體正變之分中正淡和淫慢凶過之異皆於所言之志定之是以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音而皆謂之志者正以見聲與詩合詩人之志不容揜也國風百有六十篇孔子獨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

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然則他國之詩其不能無出於淫傷亦可見矣孔子曰鄭聲淫季札觀樂至於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先亡者何亡國之音也民不堪者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何謂細細者其聲也韓退之有詩曰噥噥兒女語切切如私語此細之謂矣細故邪辟流散狄成滌濫以導欲而增悲也今如小序則鄭無淫詩無淫詩則淫志之謂何如謂詩不淫而聲淫則是使鄭人歌文王亦且邪辟流散使秦人而歌溱洧亦皆猛起奮末也謂其然乎

小序於將仲子則曰刺祭仲於遵大路則曰刺莊公於有女同車則曰刺忽不昏齊女如此之類穿鑿其辭遷文就意倚傳時事皆無足徵抑詩辭本自明白淺顯諷詠逆之志不容掩此朱子之所以多不從序說也毛序於關雎謂后妃之德此比於魯韓爲近而說者又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后夫人自正位宮闈又誰爲君子逑者逑之爲言敵也后妃不其自賢乎然謂后妃之德而不知本於文王則猶之失旨蓋文王非君子則淑女不得不足爲宮人哀得之更當爲淑女惜新臺頑人

是也惟文王有聖人之德故思爲得淑女之配哀爲文王哀也樂爲文王樂也爲文王而哀樂故曰宜也關雎宮人作也宮人性情之正文王型之也型於文王者深故哀樂之情若是摯也今關雎之音不可得聞而以其辭玩之淡和之致可想今說詩者猶棄朱傳而搜小序及箋疏也無目也夫

定之方中解

首章言營建之不苟也次章言綜理之周詳也末章言盡心於民事也各章之末句皆要其終而言之也粵考文公値流離之後自漕邑以徙楚邱渡

河遺民未有保聚而文公草創國家所謂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之日也乃文公能審慎周詳長慮卻顧惠愛黎元以終底於庶富可不謂賢乎故定之方中書時也俟時而舉重民力也揆之以日書法也嚮明而治謹朝度也繼及其樹計久遠也言不爲目前之謀也至乃爰伐琴瑟而嚮之詩識爲不虛矣升虛以望審形勢也望楚而兼及堂猶周公營洛而兼卜河朔黎水也景山與京相陰陽而辨土宜定溝洫也降觀于桑究宜桑土與地利也定邑居理桑田人謀協矣乃稽之卜人謀鬼謀

也人神協吉以至終焉允臧而總之胥字爲盡善矣靈雨既零得天也星言夙駕盡人也稅于桑田課農桑也斯敬天而勤民者至矣塞實也淵深也言其心之盡而謀之遠也秉心塞淵言能執持其心以久而不渝也人固有有其心而不克臻其效者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若文公者則不徒有其心而且覩其效矣國君之富以車乘對故曰匪直也人之秉心塞淵也而今且騋牝三千矣所以著其效也夫文公之勤儉恤民終收庶富是誠有可稱者此所謂生於憂患者歟然其後助少奪長

而伐齊之喪陰謀滅邢而斬兄弟之國春秋所紀未見深可取焉詩錄定之方中亦節取焉以振興處危亡者之志耳又考城楚邱而封衛使衛國忘亡者伊惟齊桓之力而此詩未言及焉蓋衛已遷楚邱而後齊桓因而封之其初營邑居而揖遺民者則文公之自勵也至若木瓜之詩毛序以爲美桓公者而今讀其辭實鮮感恩之志有此暱之情況以忘亡之德而比之木瓜之投已不倫矣衛又何所爲百倍於忘亡者得以爲瓊琚之報乎朱子以爲淫奔之詩而不從序說知擇之爲已精也

春王正月解

首書春欽昊天也四時天之所運非王者所與奉承之而已故不以春繫之王也次書王正月者三正迭建王者所得與民變革故正繫之王大一統以崇天子也正政也王者布政必於歲首故首事之月謂之正月夏正寅也商正丑也周正子也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是矣正爲周正程胡因之惟穀梁氏以爲夏正蔡九峰於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傳則謂三代改正不改月且力旁引證之近儒又有謂周人改月并改時者而王正之說益紛

紜莫據然以春秋經考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夫無冰而書者以子丑之月正藏冰之時而沍煥無冰故書之記異也若夏正則寅卯月正冰泮時無冰不足異矣桓十四年秋八月嘗以周八月實夏六月故嘗書不時若夏正酉月則常事不書矣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以周十月實夏正八月非嚴霜時故書若亥月則霜之殺菽不足異而菽亦已成矣略舉數端即事以徵可見周之改月而春秋不用夏正也且王者奉天而諸侯尊王王不奉天則失職諸侯不尊王則誅此

典禮之大經也仲尼作春秋以惇典庸禮設使周王建子孔子獨以布衣改用夏正是變禮易法以干先王之誅罪之大者烏所爲尊王之書孔子從周之志歟如謂三代惟頒朔授時則三正迭用而紀月則皆以寅月起數則寅月非周王頒政之月亦只當謂之一月而何以謂之正且寅月起數三代所同又何必別之爲王正哉三代改正改月而商用丑正伊尹奉君見祖及迎王歸亳皆只稱十有二月是又何歟竊謂三正可以迭建而月有可易不可易之分寅月三陽畢達人事首興以爲起

數正也子月一陽始生長日初至則以子月爲起數亦宜也豳風每稱一之日二之日云云則周人改正改月豳已爲之兆矣若丑月則可建爲正而自難於起數是以商書雖以丑月首事而仍十有二月之稱秦建亥正既無取義然亦以亥月難於起數是以仍稱十月與周正不相似矣近儒謂秦之建亥只謂之改年始不爲改正亦遁辭也然左傳申須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商人亦嘗以丑月起數但商人多質故改元而紀夏正不復謂之正月耳周正改月而三百

篇所詠則又多是夏正故七月流火若午月則火未流也六月徂暑若巳月則暑方至也蓋夏正得天亦三代襲用故頒朔布政則遵時王詠物感時時或從夏不得執一端以定論矣或謂周人幷改時月則考文揆理亦難確據夫大雪而改爲立春驚蟄而改爲立夏義固有所不可況四時亦惟王者所改則春秋所書直當曰王春正月不必先春而後王矣臣工之頌以戒農官夫春戒農官嗟稱保介固當是孟春祈穀有事籍田而因戒之而其詩曰維暮之春此蓋以麥將熟故於寅月而預

指之耳若乃治新畬時錢鎛則自不在麥秋之日非以寅月爲暮春也昔曾點言暮春風浴若寅月則豈風浴時哉顧周正非春而孔子冠之以春文定謂行夏之時夫子所志因以夏時冠周月此亦未安夫建子非春而孔子强冠以春不惟違王且違天矣孔子豈其然竊謂子月雖非春而一陽既復則自可謂之春猶人於半夜而興亦自可謂之晨周既改正易月而歲首因謂之春而四立分至之時則自無庸改非周王之强改冬爲春亦非孔子之强冠周月以夏時也蓋以歲首正月而首紀

之曰冬於言自有不順而於一歲之末又復有冬於文亦複而不安則以王正屬之春又固宜然而非得已也於後而隱六年之秋七月桓九年之夏四月秋七月桓元年之冬十月無事亦書時月者亦正以見凡書春之非必建寅書夏之非必建巳書秋之非必建申書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以命之時固春秋首時之例要之則時非其正也此孔子之論爲邪所以有夏時之志也夫

春秋不誌閏月說

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

乎在故虞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閏月之繫亦綦重矣乃春秋不誌閏月其以閏月爲非常月歟抑二百四十二年閒閏月皆無事可誌歟考春秋之紀時日也有不日而但誌其月者有不月而但誌其時者殆因舊文無能加益閏月有事誌其時足以統之矣其不誌閏何古者天子視朔必於明堂卒事反宿路寢閏月則聽朔於明堂之門還處路寢門以終閏月故玉藻曰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古人之不等閏月於常月也又古人之紀日以甲乙而其繫之月

日朔望或生明生魄越期日不以上旬中旬下旬不以旬日數日是閏月之日卽併數於前月之中是或一說歟閏月不等之常月則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宜可無譏耳春秋譏之何邪曰以閏月次於常月也若朔則一月之事於是乎布天子頒之祖廟藏之國君承之百工省之庶人待以下聽政敎乃以次於常而廢禮情之浸也於常棄之此四不視朔所由兆宜子貢餼羊之欲去也夫閏以正時猶臣之輔君臣不與君並是以定時成歲則閏所必重而以常統閏則閏可不書或常月無事亦

書備四德也或閏月有事亦略別正餘也誌常月不誌閏月誌日食不誌月食猶斯志夫但置閏之法先儒說多異同桓十六年冬城向杜註謂此年閏六月月郤而前水星十一月而正水星定星故傳言書時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杜謂長曆推之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是則待月無中氣則置閏閏與今同而補正云古人置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漢未改秦歷前歷書後九月可知今按春秋經於文公六年之閏月誌在歲終傳於昭公二十二年記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

師取前城事亦在此歲之終又文公元年傳曰於是乎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夫以閏三月爲非禮而又曰歸餘於終則周之置閏固常在歲終補正是矣氣朔之餘積而歸之歲終則閏者月之餘也月之餘故不數而春秋亦不誌閏殆先王之舊典也又按昭公二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而左傳記是月有庚戌日有庚戌則十二月當是癸卯朔然則癸酉閏月朔也閏月朔而經書十二月或亦以常統閏之一徵也數但置閏常在歲終則

中氣固有入下月者此古日書所以爲疎今之日書所以爲密也

春秋弑君書法不同說

春秋自隱公始至於麟至止中間弑君三十有餘而書法各異有書其人者衛州吁甯喜宋華督萬晉里克楚商臣比齊無知商人崔杼陳夏徵舒蔡般許止有書人者宋人弑杵臼齊人弑商人莒人弑密州有書國者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有微之者閽弑餘祭盜殺蔡申有非其人而書其人者晉趙盾鄭歸生有弑而不以弑書者內

則隱閔般赤外則鄭髡頑楚麇有不書者鄭高渠
彌弒忽甚矣左氏之言曰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
罪斯言也其亂賊之資乎人有君而實弒之而曰
君無道也又誰憚焉成湯放桀尙猶慙之今臣非
湯而君賢於桀而藉口其君以莫之憚也詒羿而
甚譊矣不亦甚乎書其人其人之罪也州吁商臣
無知商人蔡般楚比以篡華督崔杼甯喜陳乞以
專宋萬徵舒以忿里克以怨罪止其人不他及也
書人衆辭國人奉鮑以因襄夫人夫人使公田孟
諸而使帥何攻殺之國人其誰則元也友也耦及

臛也朝也皆與於弑者也邴歜閻職實弑商人然舍爵而行國莫之問則齊之卿大夫皆與於弑者也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則莒臣皆與於弑者也罪人不勝書則人以概之此或列卿列卿而人之罪之也莒弑庶其吳弑僚外之也莒吳未列於中夏也晉弑州蒲而亦外之者君臣相殺而比之老犧非人道也不書其人非一人也非其人而書其人者誅志也盾柄晉國歸生握兵穿也宋也何敢行事乃默拜而授之柄以快其心又憚尸弑之而將說其罪此弑之狡者也操刃之罪輕而造志之

罪重觀不出山而情見矣此聖人之衡也許止以不嘗藥弒許男瘧非死疾也藥由世子而又不嘗又不受誅而慭然以出則賊由世子明矣何所逃罪公子則書公子尊且親也世子必書世子其逆甚也弒而不以弒書辟不敏也然鄭髡志在從楚而鄭伯會晉非髡志也非髡志而弒之秉國違衆固卽荆蠻至死盜而後已焉髡死而蕭魚不畔髡志可知也赴諸侯以瘧瘧何能來來則何以暴卒曰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而有弒之者在矣楚圍志篡列國其知麇卒而比奔弒何可掩如其

赴而若隱之所以顯其姦而甚其惡也弒虔者非比而自晉如蔡自蔡如楚利其位而代之則比弒也棄疾說罪於比又殺比也而平之弒亦可知矣此所謂微而顯歟內不書弒而微其辭公薨不地不書葬也般卒而夫人孫慶父奔赤卒而子遂先使夫人大歸因文可考也彌弒忽而經不書蓋經闕也

晉人執虞公說

貪賄之罪與滅人國之罪孰大則滅人國也滅異姓之罪與滅同姓之罪孰大則尤滅同姓也虞公

貪矣滅之者獨無罪乎正其滅國之罪則當曰晉人滅虞正其滅同姓之罪則當曰晉侯佮諸滅虞而稱人以執何人微者也小國之大夫附庸之小者則稱人諸侯之卿大夫得稱名命大夫附庸之大者則例書字字尊於名名尊於人故衛侯燬滅邢猶侯之也晉人則非侯也諸侯失地名而虞公不名優虞公也非優虞公以甚晉也以微者而執上公惡大於滅國而罪比於弑君故書曰晉人執虞公也晉人執虞公而脩其祀納其貢賦於王以誒王也誒王無王其罪尤大而或者因是寬晉之

罪辭嗚呼何誣且謬也然則春秋執人多矣其皆大惡歟曰以爵執人討也以人執人罪也亦猶夫人而執人何莫非罪以人執大夫其罪小以人執諸侯其罪大執而歸於京師其罪減執而他畀其罪加見執而書名見執者與有罪焉見執而不名執之者罪以卑執尊以人執王使逆其罪尤

三禮分合說

周禮設官分職所以升治道於大猷儀禮稱情立文所以範斯民於軌物二者皆周公之書相爲經緯周之衰也典籍散軼時維魯稱秉禮然恤由之

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禮之在魯者其亦多所遺亡夷於杞宋矣況乃諸侯惡之而去其籍秦火之焰酷又甚焉後人雖欲睹禮樂之全其亦烏可得歟漢之興也高堂生始以儀禮十七篇傳而一時若徐生蕭奮之徒皆以善爲禮容顯於當世漢初之重遺經也尚矣東海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蒼后蒼於是乎說禮曲臺成文數萬戴德受之曰曲臺記戴勝復刪定之爲小戴禮餘篇存者稱大戴禮漢宣時遂並立學宮此禮記所由昉也后蒼別傳慶普慶氏禮至曹

褒而亡戴記則馬融鄭元註之融又加王制月令明堂位三篇共為四十九篇唐孔穎達又為之疏而禮記之列於五經乃至今不易其儀禮十七篇則當時不立學宮學士罕習至鄭康成始為之註賈公彥又為之疏用是以傳於世然儀禮之出也儒者每疑其繁縟又病於難讀而戴記雖曰儀禮之傳實則辭多枝葉制度亦時或異同說者每以推之夏殷是儀禮禮記固已分而為二也周禮則河間獻王始得之於河內女子而闕其冬官王獻之朝武帝用藏之祕府成帝時使劉歆校理祕書

而其書始出劉歆授之杜子春杜子春授之鄭衆賈逵逵康成乃爲之註公彥頴達又爲之疏釋此周禮之所由出也乃周禮之文多與王制周官不合學士疑焉毀之者以爲瀆亂陰謀譽之者以爲王道之極及今靡有定斷夫學者於儀禮旣憚其繁而於周禮又疑其僞是三禮幾幾乎有不能復合之勢然則周禮儀禮其果非周公書歟蓋周禮之晚出也馬季常謂秦用酷烈與周官反故始皇特惡欲滅絶搜焚獨悉理或然也其不與他經盡合者有明徐儆弦嘗曰此周公未成之書蓋周公

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於是遂有明農之志公之歸政淮浦尚未鏟平成王卽政乃滅淮夷始作周官是前此雖云制作而周家一代之典尚未定也則周禮者乃周公預擬以待他日之用初未嘗盡見之行事也斯言蓋得之惟朱子之言曰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然則周禮所以不盡合於他經之故不亦可有折衷歟周治尚文故儀禮繁而不殺然以人心之不能無所用也故於是以閑之使日

範於規矩之中以收其放心而篤其恭敬周還揖讓微末皆有精意要皆本乎天理人心之至而非强人以所不能其有微權則貧者不以貨財老者不以筋力禮之節也制人於滿盈不强人以不足又何疑於儀禮之難行也哉抑今世之昏喪祭燕也繁文又有甚焉古人之繁繁於儀節今人之繁繁於侈靡則柰何不去彼而就此也冬官之闕附以考工雖非其倫猶見古人遺制但司空掌營國邑則分封定制必於冬官詳焉害於强侯蓋此爲甚況地官則闕司祿夏官則闕掌疆謂非諸侯之

去其籍邪使今日得見冬官則封建大小之規必有定衡可以詳考而或無容疑於孟子王制之異矣古文禮五十六篇安國得於孔壁內十七篇與今文禮合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至唐天寶而亡明永樂閒劉有年猶獻逸禮十八篇而今又不可見竊謂後世流蕩久矣畏古禮之資人口實也則逸禮之不肯復存又後人之去其籍也戴記出於漢儒其所承孔子之言尚猶未可盡信況王制明堂位祭法及雜記喪記諸篇又安可反據以疑二經今

聖朝加意經學特
命儒臣纂脩三禮是亦必有折衷而草野童觀未
嘗獲睹然竊謂漢唐禮制多不足觀儀禮正經無
庸損益戴記純駁相雜則存其純而去其駁合經
者存不合者剟之庶三禮之分者至
聖朝而復合茲垂世之大典也猶有進焉者謂禮
非誦說之謂其起而行之以布之爲經脩之爲德
之書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
禮之法眞西山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
聖朝重熙累洽百有餘年正禮樂可興之會則法

周禮遺意以升治道於大猷脩儀禮之詳以範斯民於軌物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而周禮儀禮之全亦且於斯復睹合者以無復分草野拭目望之非徒纂脩之爲烈已也

周禮王制封國異同說

上公之國方五百里國外五十里爲郊國中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城郭宮室溝塗山川之類三分去一爲方十里者六十有六國中用貢法無公田十里之地容九百夫方十里者六十有六則容五萬九千四百夫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鄉萬

二千五百家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餘羨二萬二千人國中之賦以供公室國中之民禦而不征是爲實封諸侯之國方四百里國外四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八十里爲方十里者六十有四城郭宮室之類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四十有二容三萬八千夫分爲三川川一鄉鄉一軍正三萬七千五百人之數取爲贏餘則亦規方百里是爲實封故曰大國三軍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而天子食其半則餘方百里者一十有二以爲牛牧苑囿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

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胥徒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而附庸小國與其中焉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天子食其三之一則餘方百里者十附庸小國與其中焉此廣封之制也郊外用助方里而井井容八夫四井爲邑邑三十二夫四邑爲丘丘百二十八夫四丘爲甸甸五百一十二夫甸方八里山林川澤邑居之類旁加二里則爲一成成出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左射中御右矛步卒七十二人甲械具給輜車四乘牛十二頭徒二十有五人禾米芻

隸衣屨備具是爲甸乘之賦百里爲同同百乘諸公二十有四同諸侯一十有五同附庸不與於蒐乘則千乘以爲常故曰千乘之國諸伯地方三百里國外三十里爲郊國中地方六十里爲方十里者三十有六城郭民居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二十有四容二萬一千六百夫不足二軍之數廣之以作二軍是謂次國地方七十里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天子食其三之一則餘方百里者六以爲牛牧苑囿之田以分卿貳世臣之采以供朝聘會同祭祀喪紀賓客之用以給羣臣庶士府史

胥徒之祿以待意外不虞之備國外八同出車可八百乘伯國之賦也諸子地方二百里國外二十里爲郊國中方四十里爲方十里者一十有六三分去一餘方十里者十而奇三容萬夫不及一軍廣之以足一軍之數則小國方五十里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天子食其四之一則餘方百里者三國外三同有奇出車三百餘乘也諸男地方百里國外十里爲郊國中地方二十里爲方十里者四三分去一則餘方十里者二而奇六僅成一師百里之國爲成者十天子食其四之一餘方七

成有半出車則國外六成車賦六十乘耳封國之制周禮大略如斯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蓋未得其詳而王制因九州以副千七百國之數滯矣

以國服爲之息解

稱貸出息固貧者之常而放責收利實細民之行惟周禮泉府職曰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夫有天下者而慮惠以殖其錙銖是細民之爲也惡所以爲周禮且責民貸而收其息此青苗之爲害也卽曰服役國中以當其息

而未嘗强民以所無亦猶之鬻利以瘠民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書乎朱氏申曰國服謂生民於國所服之業如農圃之類也息者保之使生息也蓋因其所服之業以資其生生之計焉斯言其近是然貸者假而出息以償之稱也曰貸則有息無息則非貸如朱氏說則保民之意濃矣於上下文意終未總也竊以爲王者不營細利亦不市諛恩期爲博施亦期爲可久貸者一時之緩急而不必其無告之民民之貸者雖出內於泉府而償貸者不必其皆布故國服者國民所服之恆業九職是也

國服爲息者計布之値而任民之或粟或貨以息來償也施而不償雖爲國務償而無息猶不能無出內朽蠹之耗故後世雖如朱子之五夫社倉亦未嘗不酌少加息以爲可久之積而要非利之也期爲可繼而無易竭之虞斯已耳若遇民之囏阨及無告者則直曰賑之而已恤之而已無所云貸也民不待於貸則又非强民以貸而責其息之償也民或已貸而不能息幷未及償者則亦緩以待之更振以加惠之而必不更責以償且息也親上下若比鄰通有無無不得民便而上不匱積紓而

民不苦於此可以見周公之心而識周禮之密矣解經不揆之理勢以體聖人之心則於是因同貨斂賒之文而爲市易因國服爲息之說而行青苗懲噎廢食者又力詆誚周禮以爲非周公書不均失乎顧後世常平義倉之設貸民略與泉府同而昔之利民者今亦適以擾民徒以飽官吏里胥之侵漁無及於囏阨窮民之實惠弊孔百出所在而然何翅責息十之四五又何獨爲介甫之青苗怪也善夫程子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禮周官之灋何不幸而以周公之書後世資

人口實邪

無服說

爲父後者不爲出母嫁母服適承父後與父爲體也出母爲父之所絶嫁母自絶於父其不得猶母之明矣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尊父而後親母此人道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設也父絶之而子得而屬之則亦可廟而配之何以處父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說者因之謂不喪出母以不祭之故則父在者猶得爲出母服抑知父卒且不敢服況父在乎伯魚期

而猶哭孔子甚之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是皆父在已不爲出母服非不祭故也且父在爲母齊衰期則三年者且期家無二尊也況不當母者而尙可服之於父在哉嫂叔不相爲服異姓主名男女有別也嫂叔之列等等則近母之不可婦之不可姊妹之尤不可故推而遠之別嫌明微於以見先王制禮之精也檀弓曰小功不爲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此以位言耳後人因而制嫂叔之服小功夫小功宜服周公制之服矣夫豈遺之且小功者遠兄弟之相爲及舅姑爲衆婦之服

也以加嫂叔多見疎也韓退之為其嫂期在退之猶可而概之叔嫂男女瀆矣喪者人道之終而安可不謹也然則恝已乎曰情可自致也義不可干也父在致隱於心而毋傷父志父歿致恩於母而毋拂大經恩義之閒也曰然則吉可乎曰非吉之謂也孔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門人之喪夫子也亦若喪父而無服故禮曰為師心喪三年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夫無服則何以絰絰也者弔服加麻也凡無服者謂弔服加麻弔服疑衰也父在為出母嫁母平居疑衰

見父端可也父卒則疑衰期有事吉可也叔嫂相爲疑衰加絰葬脫絰素服期禮之稱也古者婦爲舅姑期而青綈以待夫之除也此之謂無服後世不問爲後與否而必喪出母嫁母期非義也矣然今之送死滅裂甚矣期功等之無服律具文也然則古之人無服者有服今之人有服實無服也孰能辨之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解

經曲之說莆陽鄭氏曰當時制作本有二書其三百篇記言官府職掌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委曲

升降進退之辭是意以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也朱子曰經禮三百卽儀禮中如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曲禮三千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其中小目也趙氏曰經禮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進退升降揖遜之類是則經禮曲禮皆指儀禮言也呂氏曰經卽常行之禮緯則其禮之變此又一說也今按周禮朝廷之官制一代之政治統禮樂兵刑皆經緯於其內謂之經禮似也然官府職掌非士庶所常行而禮器則直言禮之有稱是統上下貴賤

言之以明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各有其分如冠昏喪祭之禮各有等差是也周禮殆非所謂矣且三百三千亦概言耳今以三百六十屬之偶合於大數而遂當之然則三千條者又何所徵其目乎

蓋經者常也猶大體也曲委曲也謂周旋委曲以行之也以經對曲言知相爲綱目矣若周禮則無當於委曲以行禮也入室由戶之說何謂者至若中庸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雜見緯書或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或曰正禮三百動禮三千語雖不同而謂之禮儀謂之正禮則通指儀禮無疑

說經者終以朱子爲斷顧儀禮殘缺多矣孔壁逸禮漢已不傳明初猶有獻逸禮者今其有存乎今無周公而所存十七篇儒者又束之高閣是人不得由戸也謂之何哉周禮雖未必禮器所指之三百而廣大精密治法蓋莫尚焉後世或力詆爲僞經而不知察其蘊旨則非聖也

閨門章說

今文孝經無閨門章而古本校自劉炫說者爭譁之今按閨門章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蓋家有嚴父猶國之有

君家有嚴兄猶國之敬長妻子猶百官族姓臣妾猶徒役是卽易傳家有嚴君正家而天下定之意惟能嚴父則作忠之禮具於閨門矣能嚴兄則順長之禮具於閨門矣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則治官之禮具於閨門矣上章言家之道通於國此章言國之禮具於家此亦何所不避而瑣也貞也必欲擯之閨門二字見於仲尼燕居非近俗也且論經者不惟其理而惟其辭豈足以語於經哉朱子刊誤列閨門於傳十二章是亦可折衷矣吳艸廬於尚書孝經皆有不信古文之意故復欲黜此章

毋亦踵唐人之陋也

雙池文集卷之一終